

他眼中，西方文明也不能千秋萬歲。這個文明同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樣，也有一個誕生、成長、興盛、衰微、滅亡的過程。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當然更不應當認為眼前如日中天的西方花花世界會永遠這樣繁華昌盛下去。

人類歷史又告訴我們，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歷史上更替興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我們大講「西化」，殊不知在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講的是「東化」，雖然不見得有這個名詞。你只要讀一讀鴉片戰爭以前西方哲人關於中國的論著，看一看他們是怎樣讚美中國，崇拜中國，事情就一清二楚了。德國偉大詩人兼思想家歌德在1827年同愛克曼談話時，大大地讚揚中國小說、中國文化、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水平。他認為，西方人應該向中國人學習。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根據我個人的看法，是鴉片戰爭戳破了中華帝國這一隻紙老虎。從那以後，中國人在西洋人眼中的地位日降，最後幾乎被視為野人。奇怪的是，中國人自己也忘記了這一切，跟在西洋人屁股後面，瞧不起自己了。

我不敢說，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或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就一定能戰勝西方文化。但是西方文化並不能萬歲，現在已見端倪。兩次世界大戰就足以說明西方文化的脆弱性。現在還是三十年河西，甚麼時候三十年河東，我不敢確切說。這一定會來則是毫無疑問的。二十一世紀可能就是轉折點。

季羨林

北京大學東語系教授

## 走向二十一世紀

劉述先

一年以前，美國的福山寫了一篇文章論「歷史之終結」。他的意思是，自由民主已經戰勝共產極權，意理上既無爭議，則歷史乃告終結；人類沒有了大的問題，不免會感到無聊，一直要到有新的意理爭議起來，才會有新的歷史發生。我當時對於這種論調的直接反應是，福山把問題看得過分簡單了，世界上

只要有利比亞的卡達菲這一類的狂人存在，就難有安枕之日。那知冷戰剛剛結束，就有波斯灣危機發生，冒出了侯賽因這樣的狂人，把整個世界捲入了漩渦之中。歷史的發展根本沒法子預卜，何言終結！乃是抱着這樣的心情，我們走向二十一世紀。我們只能就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水平線，進行一些反思。



十分奇怪的是，現在竟然有兩個表面上看來完全相反的潮流正在席捲着世界。一方面由於交通與資訊的發達，人類逐漸生活在一個全球的村落之中，第一、第二與第三世界的命運緊密地糾纏在一起。最富於象徵意義的一件事是，英法海底隧道已經接通，可望於三年之後通車。島國的孤立自外的形勢，戴卓爾夫人的負隅頑抗，終將成為歷史的陳迹。遲早英國終必納入歐洲共同市場的體系之中，北歐與瑞士也有可能加入，將來歐洲可能使用同一貨幣。這明顯地是一種不可抗拒的統一的趨勢在發生作用。但在另一方面，蘇聯的鐵一樣的控制已經不再存在，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要求獨立自主，觀察家推論，不出數年之間，蘇聯的中央集權便要瓦解。同時世界上各民族、各宗教都普遍要求肯定自己的傳統，有時不免陷於劇烈的矛盾衝突之中。南非的種族隔離，愛爾蘭新舊教派的衝突，是老問題。而海灣危機，無可諱言地，背後隱伏着回教徒與白人所支持的以色列的猶太人之間的深仇大恨以及無可避免的爭鬥。印度最近則爆發印、回之間的糾紛。中國則有西藏的問題。很明顯地，這是一種難以抑制的分離的趨勢在發生作用。一個外星人驟然降臨到地球之上，想必會被這種奇特的景觀弄得莫明其妙，很難把握到其間極端錯綜複雜的關係。

由思想的角度來觀察，過去的正統或大一統的觀念是無可避免地過時了，白人中心或男性中心的意理受到強烈的批評。啟蒙時代的理性是淺薄的，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多元的解放的心態。然而在另一方面，難道我們竟需要無保留地去接受相對主義的思想麼？價值要是沒有相當定準的話，那麼我們竟然會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去反抗納粹，「權力即正義」會變成唯一的選擇！人們固然應該珍惜自己的傳統，但要是完全廢棄「古典」的觀念，把《湯姆叔叔的小屋》與莎士比亞同列，把流行漫畫與熱門音樂和梵谷、貝多芬放在一起，只怕最激進的人撫心自問，也會感覺有點不倫不類吧！各色各樣的人種、不同宗教的信徒要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仍然必須尋求一種寬鬆而低限度的「共識」，這才可以讓大家都和平共處，發揮自己的創造力，開創一個互相爭奇鬥艷的局面。中國的文化傳統的經驗雖不能直接搬到現在應用，但中國人的天下意識、王道精神、「理一而分殊」、「生生而和諧」的理念，如果加以適當的重新解釋與改造的話，仍可以有豐富的現代的意義。

現在科技文明無論多麼進步，仍然得面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的基本問題。過去不用錢買的空氣和水日益受到污染，將來可能會變成貴重的商品。家庭的紐帶鬆開，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日益淡薄，將來要怎樣找到感情上的依託呢？而生物遺傳的技術日進，試管嬰兒、借胎生育一類的倫理、法律的問題究竟要怎樣解決？同時人的壽限越來越長，卻越來越感覺到空虛無聊，人要怎樣建立自己內在終極的關懷呢？這些都是我們走向二十一世紀必須面對的嚴重的問題。我們只能希望人類不至於走上自毀的道路，而必須依靠我們的智慧與毅力，開創出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劉述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 揚棄「民主與科學」

## 奠定「自由與秩序」



中國人高喊「民主與科學」已近一百年了。二十一世紀仍應以此為口號嗎？我以為不然。從現在起以至下世紀，真正的目標毋寧是：自由與秩序！

這並不是要否定民主與科學本身，而是要對「民主與科學」這個口號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提出質疑和檢討，或者說，應該追究為何依此口號行事反離民主科學越來越遠的原因，同時探討遵循「自由與秩序」這一路向行進是否反能真正奠定民主科學的基礎。